

Follow the notes upon the journey. At first sight marks one's destiny. Upon the voyage come to an end.  
Return lies within hasty keys.

# 不能说的秘密

原创剧本：周杰伦

小说作者：橘子

随着音符踏上旅程  
第一眼就决定了命运  
当旅途走到终点  
回去的路就藏在快速的旋律里

——《Secret》



# 不能说的秘密

*BU NENG SHUO DE MI MI*

原创剧本：周杰伦

小说作者：橘子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7-152

本作品由台湾华人版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接力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能说的秘密 / 周杰伦, 橘子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448-0100-3

I. 不… II. ①周…②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672 号

责任编辑: 朱娟娟

美术编辑: 小璐

版权联络: 钱俊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刘签

媒介主理: 马婕

出版人: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24

印张: 6.2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8 001—60 000册

定价: 3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 目 录

序曲	/007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女孩子， 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子， 她微笑着在弹一首曲子， 末了，她走过来，悄悄告诉我说， 她已经将这首神秘的曲子取名—— 《初恋》……	

其实所有名叫《初恋》的曲子，都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第一章	/016
“哎，你干吗总不说话啊？” “因为不管我问你什么，你的回答都说是秘密啊。”	

第二章	/026
“你好像很喜欢一只手弹琴哦？” “因为这样另外一只手才可以牵你啊！”	

第三章	/038
“我数过，从琴房到教室总共一百零八步。” “从我这边到你那边，一共五步。”	

第四章	/053
十五天十五个苹果，你看你多久没来啦？ ——叶湘伦	

第五章	/066
“请问你是小雨的谁？” “不要再来找她了！你们这些人！”	

## 第六章

/077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开  
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

## 终曲

/091

我是小雨  
我爱你  
你  
爱我吗？

## 未完。待续

/103

不能说的……

## I 路小雨

/104

他，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人，  
所以，只有他看得到我。

原来，他和我同一间教室，  
只是，我们相隔了二十年。

## II 路小雨

/123

秘密

他的背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些时间对我来说，得来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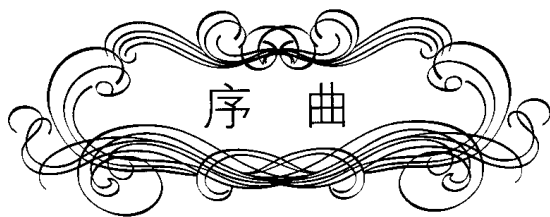
## III 路小雨

/142

The end

随着音符踏上旅程。  
第一眼就决定了命运。  
当旅途走到终点，  
回去的路就藏在快速的旋律里。

——《Secret》



序 曲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女孩子，  
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子，  
她微笑着在弹一首曲子，  
末了，她走过来，悄悄告诉我说，  
她已经将这首神秘的曲子取名——  
《初恋》……

其实所有名叫《初恋》的曲子，都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我的童年是在钢琴前面度过的。当其他的小朋友在外头玩野了、玩疯了、玩乐了的时候，我都是在弹钢琴。我几近疯狂地弹琴却不知道老爸为什么这样严厉地要求我。我所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要弹钢琴，老爸要我弹钢琴。而且，除了弹钢琴之外，他似乎对我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要求。

于是我讨厌练钢琴，讨厌得很，讨厌得要命。

但是我却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不知不觉中，钢琴从一种压迫变成了我世界里的一个知己，变成了我之于这个世界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当然钢琴之所以成为另一种方式是因为我已经能弹得一手好琴。弹得一手好琴让我找到了我的另一个存在，一个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专属于钢琴的存在。我从那时开始庆幸老爸逼我弹钢琴这件事，虽然我依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在我记忆中，每当我练到很烦、很累、很厌倦而抱怨的时候，我总是会问老爸我为什么一定要弹钢琴。他总是会用强硬的态度说：

“问什么问！你只管练琴就是！”

他总是用同一个语气说同样的话。所以每当老爸板着脸这么说的时侯，我总会忍不住故意怪声怪气地模仿他。然后老爸



每次都会忍俊不禁地笑出来。我总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只要他这么笑我就可以获得几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休息时间永远只有几分钟而已，然后我就得再继续练钢琴，好像我这个人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为的就是弹琴。

老爸的眼神对我说，我是为钢琴而存在的。

我不相信老爸的眼神，所以我猜想家里这架钢琴大概会和母亲有关。这仅仅是猜测。无论是我的存在，又或者是老爸执意要我弹钢琴这件事，我想，也许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家里这架旧钢琴的前一位拥有者是母亲，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或者看过妈妈弹奏这架旧钢琴，虽然她很早就去世了，并且在我对她仅有的淡薄记忆中，她与钢琴无关。

高三那年，老爸安排我转学到他任教的学校继续在音乐班就读。这个决定很突然，突然到几近仓促。但是我居然对他的决定丝毫不感到意外。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宿命，就好像我一定要弹钢琴一样。宿命对于我来说，是不需要问为什么的。

我清楚地记得，转学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八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十七岁生日。

我不明白这种重叠究竟是巧合还是宿命，但是我的故事就从那一天开始了，从我十七岁那年的美丽冬天。

那天，带领着我这位转学生参观新校园的是我的新班长晴依。

一眼看去，晴依是那种典型的美女：小脸大眼，白皮肤，黑长发，高且瘦。大概十个男生里有九个会拿她当做梦中情人，而严格说来我应该也在这十分之九之内。没错！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栋老琴房里传来的琴声太迷人的话，我在见她第一面，从她带着我参观校园开始，我应该就会立刻追求她。只可惜当时那栋旧琴房传来的琴声太迷人，以至于无论是当下或者往后的我，都永远地成为另外的十分之一。

使我错过晴依的是从一栋旧琴房里传出来的神秘琴声。

当时我和晴依在旧琴房的楼下见面。我刚看见她，刚刚做出十分之九的群体判断，就听到了钢琴的声音。我顺着这琴声，跟着晴依往上走，她在介绍着整体的教室。我看见她美丽的嘴唇不停地开启，她发出了声音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不见她说话的声音，好像我的耳朵生来就是听琴的。是的，我只听到了琴声，而且我几近疯狂地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双手，弹奏出了如此美丽的声音。

“这栋琴房有六十年的历史，不过今年的毕业典礼那一天就要全部拆掉了。”

晴依冲我眨眨眼，用她闪烁的眼睛将这句话强行送入我的

脑中。我回过神来，迷惑地看着她，难道她没有听见那样美妙的琴声吗？

我试图在晴依面前假装集中注意力，但是很显然我无法做到。眼看着晴依想领我走向琴声的反方向。我几乎是无法控制地奔向了那声音，像着了魔一样。晴依在我身后朝我喊，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拦住我，奔向一场宿命。

那是一个旧琴房。

推开陈旧的木头大门，琴声逐渐清晰。那激昂且快速的琴声，澎湃而狂野，像压抑不住喷涌而出的情感，如同刹那间揭开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琴声。我走过去，循着这悠扬的琴声走过去，在琴声里走过去。我看见琴房里昏黄的灯光照射出陈旧的气味，在风中舞动的白色窗帘摇曳着动人的光。还有，这宽敞的琴室里，正中间搁着一架闲置的大钢琴。这架闲置的大钢琴前空无一人——

怎么会，这偌大的琴房里竟没有人，难道真的是天籁之音？

正在迷惑中，门后发出的声响吓了我一跳。我转过头，映入我眼帘的是个清瘦的女孩子。她齐耳的黑色短发干净地塞在耳后，正站在木梯上找着什么，也像是正要藏着什么。我禁

不住细细打量她。她身上披着的那件黑色长围巾温暖着她的颈间，并直接垂至胸前。后来我的判断是：这女孩严格说起来并不像晴依那样是典型的美女，甚至可以说，走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你只是会看见她，但却不见得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她的眼睛。

我看到了她那双蕴涵灵魂的眼睛。

蕴涵灵魂的眼睛——这是当我们四目对视时，我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

我被她直透心扉的目光注视着，感到极其不自在：“刚才不是你弹的吗？”我故作镇定地问。

“是呀。”那女孩微笑着回答我。

“这里没有别人了吗？”

“是呀。”她依旧只是简洁地回答。

本来就已经不擅言辞的我，这会儿更是词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不依不饶地想继续跟她搭话：“你，弹得挺好听的。”我挤了半天终于挤出这句话。

“是呀。”她的回答就像她的人一样清瘦。

我已经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莫大的好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能有这样透彻的眼睛，会弹这样迷人的曲子。我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她，想要继续再问什么，却没有开口。她

冲我笑，像初春的花朵在融雪的阳光下盛开，依依惜别一个冬天那样明媚的笑。我彻底呆住了，如果不是上课的钟声把我从那样一个美丽的梦境中惊醒，我想我会死在她那笑容里，再也不会醒来。

梦醒之后就是上课，无聊的上课。

“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天才型的音乐家，被后人称为钢琴诗人，那就是肖邦……”讲台上，老师以唠叨似的疲劳轰炸讲述着所有音乐家都神往的钢琴诗人肖邦。沉闷中我突然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抬起头，看见她推门而入。

就是刚才遇见的那个女孩，她推开门，走进教室，我抬起头，一脸惊讶。“……为什么称他为天才型的音乐家呢？”老师继续啰唆地采用启发式教育法发问。

那女孩低着头，轻声说：“对不起，我迟到了。”然后飞快地赶在啰唆老师生气之前，一溜烟地走到她的座位坐下来。我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她坐到座位上，终于松了口气：原来我们是同班。

我就这么丝毫不带掩饰地看着她，直到老师不耐烦地冲我低吼：“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才收回目光。我收回的目光盯着黑板，老师继续说：“至于肖邦为什么被称为

钢琴诗人呢？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被形容为流畅精致优雅的诗篇……”我怎么什么也听不见？我知道我完了，怎么我只看得见她，听得见她？

终于下课了。

我于是匆匆忙忙收拾东西想找她。一回头，那女孩居然已经不在座位上了。看来这女孩的速度完全高了我一个八度。我疾步走出教室，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找不到那个我现在迫切想要看见的她。

“嘿！”突然，她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同时有根手指在我脸上戳了一下，我回过头，看见她眼底堆满笑意，“你干吗跟着我？”

“没，没有呀。”我开始心虚加结巴。

“没——有？”很明显她不相信我的自欺欺人，“那，再见！”

再见？她又要消失了吗？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喂！别走！”我赶紧几步追上她，“我问你，今天弹的那首曲子是什么名字啊？那么好听。”

然后她只是回过头来踮起脚尖，凑近我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个不能说的秘密。”说完她好像又急着要走。

“嘿！”我喊住她，哭笑不得地问：“这有什么好秘密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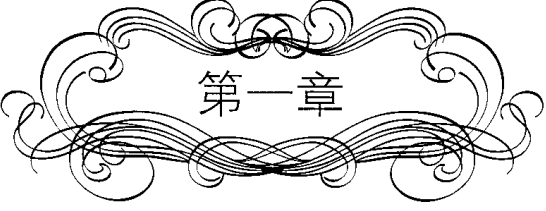
她还是没有回答我，回过头，神神秘秘地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笑着跑开了。我知道我想去追她，我想叫住她，想要她不要总是这么着急走，但是结果我都没有。我最大的勇敢仅限于冲着她的背影大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喊的声音那么大，以至于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回声。

她还是没有回答我，只是回过头笑着做了个“Bye-bye”的手势。但是我却清楚地听到另一个声音回答我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定神一看，原来晴依正从那女孩的后方走过来，她以为我正在问她，于是回答了我。我刚想解释些什么的时候，老师的声音远远地就从我身后吼来：“大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这里是学校，不是让你泡妞的地方！”

如果我不是回过头去看老师，我想她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我的视线，我说的她，就是那个很神秘的女孩。因为她刚刚跟我说那首曲子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所以我觉得她有点神秘。

这个神秘的女孩消失了，老师还在远处大声骂我，大人永远不遗余力地打破孩子的梦，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



## 第一章



“哎，你干吗总不说话啊？”

“因为不管我问你什么，你的回答都说是秘密啊。”





那是个雨天，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雨天，是我们初次相遇的七天之后。这七天里我怎么也等不到她，因为她总是走得很快，每每一下课回头时，她就已经不见了身影，像一阵轻风似的，来去无踪，让人无法把握。

而第七天放学的午后，是个雨天。我远远地看到她在屋檐下躲雨——我从来没有如此由衷地赞美过雨天。

简直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惊喜，也许这雨就是老天爷对我这七天苦苦等待的奖赏，我窃喜地推着脚踏车，以一种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最帅的姿态经过她的面前。然后我摆出早就准备好的貌似巧遇的表情，终于说出这七天来每天都准备好要说的台词：“这么巧，刚好遇到你。”

“是呀。”

我发现她很爱用“是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

“你没带伞？”

“是呀。”这次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模仿她就好像我模仿父亲不愿意对我学琴的理由作出的回答一样。

当她发现这次是我刻意提问，并算准了要模仿她时，她又气又笑地用食指戳了戳我脸颊上的酒窝。这个动作很熟悉，第一次她在走廊上喊住我就是用的这个动作。以前我觉得这个举